唤醒

■郑茂琦

作家石钟山最擅长的是在平淡中写出韵致，于无心处蕴藏精巧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先用淡淡语言勾勒出兵站的日常，渲染出一种冷清孤寂的氛围，不露痕迹地结成一个关于兵的情愫、心绪的扣子，到小说结束处再一下子抖开，使读者怅然若有所思、若有所动。故事散发出缕缕别致的心香。

好的故事要有文学感染力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。作家王愿坚的《足迹》以其深入人们心灵的艺术力量成为名篇。读着小说，想象着周恩来同志的崇高形象，听着他铮铮作响的话语，“同志们，革命，需要我们往前走哇！”你会感到身上在发热，血液在奔腾……

经典的魅力穿越时空。品味经典，回望的是过往的经典，立足的是当下的创作，着眼的是未来的征程。只有那些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，才能把官兵的心照亮，把官兵心底蕴藏的力量唤醒。磅礴向前的新时代强军事业已为文艺创作铺陈开巨幅长卷，等待作者们落墨成文。

本版插图：李 振
插图制作：贾国梁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5556期

两个人的兵站

■石钟山

名家讲述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初冬，一次突然而至的落雪，让兵站又一次与世隔绝了。

打点好行装的战士常小兵，只能望雪兴叹了。背包以及随身的一切家当，昨天晚上已经收拾停当。就等今天一早，山下的大站派车来接他，然后他就要告别工作了5年的兵站。

他们是青藏线沿途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兵站，窝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，只有两个士兵的编制，归山脚下的大站管理。他们离大站还有一百多公里的山路。整个青藏线，沿途大小兵站不计其数，保障着后方的人员和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进高原。常小兵把自己的兵站比喻成一个螺丝钉，虽然小，但不可缺少。

每当迎接一批人到来，他们是兴奋的、喜悦的，像招待自己的亲人一样。这时，兵站里才有了烟火气。每来一拨人，足以让两个士兵高兴上好几天。他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些人，当然都是军人和探亲的家属。那些军人的妻子或女朋友，穿着鲜亮，说话动听。她们匆匆地来了，又匆匆地走了，去奔赴她们爱人工作的地方。

两人的兵站，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冷清的，大批车队不会在他们这歇脚驻足。他们早就计算好了行程和时间，路过他们两人兵站时，并不停留。两个人跑到路边，向车队的战友们挥手致意。车队发现两个人，会鸣笛打招呼。偶尔的，也会有战友摇下车窗，扔给他们一袋方便面或者一两个水果，摆摆手，笑着走了。他们听着车队远去的隆隆声响，心里也跟着热闹过了。

这是道路开封后的日常景象。一到秋天，突然一场雪之后，气温骤降，再连续下几场雪，路便封了。他们兵站便成了一座孤岛，与世隔绝。他们要挨过漫长的冬季，盼望着路上的雪和山上的雪一点点融化，直到再次热闹起来。

常小兵在兵站工作5年了，5个春夏秋冬，他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他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可今年不一样了，他到了要离开的时候。3天前，他就接到了今年退伍的通知。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常小兵已经司空见惯了。每年的春天，他都会见到一批车队，载着入伍的新兵，昂扬地向高原挺进。他注视过这些新兵的眼神，有憧憬、有梦想，和自己刚参军时一样。他更多的是留意那些从高原上下来的退伍老兵。他们摘去了肩章和领花，一律沉默着。在这些老兵的眼神中，常小兵体会到了什么叫成熟。如今，也轮到他退伍了。接到退伍通知那天，他的心境就不一样了。有不舍、留恋，也有对未来美好的期待。

参军满两年第一次探亲的时候，常小兵和王娟订了婚。王娟是他同学，从初中到高中。后来，王娟考入护士学校，在老家镇医院当上了一名护士。两人上学时就心生朦胧，他参军后，就一直通信。在公路解封期，十天半月，大站的人上山送补给时，都会给他带来好几封王娟的信，通信频率几乎是隔天一封。大站来人时，他也会把写给王娟的厚厚一叠信，塞给送给养的人，让他们带到山下寄走。两人都知道，只要一到封冻期，他们就会有半年的时间接不到对方的信。

大约在退伍前20天，常小兵就告诉王娟自己大概离队的日期。王娟告诉他，自己要亲自来接他下山，还要看一看他信中说的兵站，然后到大城市里逛一逛，准备他们春节结婚的用品。

自从和王娟订婚后，他思念恋人的心情与日俱增，随着退伍的日子临近，几乎到了顶点。

现在却被这场突然而至的大雪瞬间浇灭了。

大雪一落，山上路上一切都白雪皑皑，不仅路断了，他们唯一通往大站的电话线也断了。电话线中断是常有的事，比如，一次塌方、一场大风，或者一场大雪，都会让脆弱的电话线中断。

突然的落雪让常小兵打消了正常退伍的念头，他只能等待来年化雪的日子。这几个月，他是怎么度过的，事后他自己都记不住了。每天出门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望山望雪，然后他就会拿出王娟的照片，看上一遍又一遍。王娟在他眼前阳光温暖地笑着，笑容中透出对幸福的渴望。这是一张王娟新近寄来的照片，当时，他们已经定好了婚期。

在等待的日子里，他天天跑到山路上去，雪先是硬的，后来慢慢变软，最后又在他手里开始融化。不经意间，远山近景的雪开始变薄、变淡，他的心也一点点敞亮起来。他经常会想，王娟现在在干什么，她要来接他下山，她来过了吗？眼看冰雪就要消融了，想着念着，雪就真的一点点化了。

一天清晨，他突然听到了外面汽车的隆响。他以为是做梦，可轰鸣声一点点地接近两个人的兵站，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慌张地跑到外面。一辆越野车停在了兵站门前。

先是后座一侧车门打开，然后他看到一支拐杖探了出来，然后又看到一只脚，王娟拄着一支拐梦一样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呆怔地望着她，看见王娟眼角有两行泪流了下来，嘴唇颤抖着。他叫了一声：王娟。便扑过去。

王娟不仅如期地来接他了，还在这里和他一起熬过了漫长的冬季。接王娟的车还没有行驶到大站，雪便落了。车无法行驶，王娟被困在一个兵站里。快化雪的时候，她偷偷地向大站步行而来。结果，王娟被冻晕在半路上。找到她时，她已经冻僵了，一条腿被冻伤。还没等完全康复，王娟就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面前。

她终于见到了心爱的爱人。兵站的车载着两人，在小路上越驶越远。两人兵站，送行的新兵站在高处，泪眼模糊着再也看不见他们了。

两个人的兵站还在，又有了新故事。

耳畔经典

有金子般色泽的故事

足迹

■王愿坚

山背后突然腾起了雪雾，冷风推送着浓黑的乌云疾速飞来，遮得天昏地暗；风吹起的积雪，夹着大片雪花，劈头盖脸地打下来。远处的山峰，近处的断崖，都笼罩在雪帘雾障里，前面队伍刚踩出来的路又模糊不清了。

指导员曾昭良深深吸了口气，挣着病号又吃力地向前走去。

路，越来越难走了。曾昭良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涨大了几倍，眼前迸散起一串串金星。两腿好像被积雪吸住了，足有千斤重，每挪一步都要积攒浑身的力气。特别难耐的是胸口，好像塞进了大团棉花，透不出气来。这时候，要是能够坐下来歇歇该有多好；可是不行。山顶空气稀薄，在身体衰弱又极度疲劳的情况下，只要一坐下，就再也起不来了。

一步，两步……尽管走得很慢，雪路却终于一尺一尺地移到身后去了。约莫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奋斗，两个红军战士终于走完了这段艰难的路。

可就在这一瞬间，曾昭良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，只见在这不大的雪坪上，东一个、西一个地坐着好几个红军战士——他们已精疲力竭了。

曾昭良的心像被揪了一把，又紧又疼。他忙扶着病号站好，指着下山的路，嘱咐几句，然后踉跄地向一个坐着的战士走去，但已经迟了——那个同志的胸口已经和胸前的手榴弹一样冰冷。他把手榴弹袋取下来挂在肩上，又挪向旁边一个年轻的司号员。可是，就在他刚刚抓住小司号员肩膀的时候，那个被他扶上山来的病号却噗地坐下了。

曾昭良焦急地跺了跺脚：“怎么办？”

像是回答他的问话似的，一只手伸了过来，挽住了小司号员的另一只胳膊。

曾昭良抹去眼角上的雪水，定睛看了看来人。这人穿一身普通的红军单军衣，只是面容有些特别：连鬓的胡须上挂着冰碴，堆着白雪，浓眉上沾满了雪花，看上去简直是神话里的老人。那双眼睛，那么和善、亲切又充满智慧——这是一双熟悉的眼睛，可是到底在哪里见过，曾昭良却想不起来了。

那人深深地喘息着，显然也在积攒着力气。过了一小会儿，才点头示意：“来！使劲！”

两人一齐用力，把小司号员搀了起来。

那人爱抚地扬起袖子，掸了掸司号员脸上、头上的积雪，然后转身，向着山顶上的人们说道：“同志们，革命，需要我们往前走哇！”

声音不高，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，顿时，坐下来的人们一齐向这人望过来，那一双双眼睛里都闪出兴奋和喜悦的光彩。人们低声传告着什么，有的在努力站起来，有的已经在别人的帮助下站了起来。人们肩起了枪，挽起了臂膀，结成了一条人的长链，缓缓地向着山下移动了。

一个警卫员模样的人，扶着一个炊事员来到那人身边，低声说：“走吧，您身体不好。”那人轻轻拂去警卫员的手，没有应声。他默默地望望山后，又望望曾昭良。突然，他把一只手搭到曾昭良的肩头上，问道：

“是党员吗？”

“是。”曾昭良回答。

“累了吧？”

曾昭良望着那双亲切的眼睛，点了点头。

“是啊，困难！”那人深深地喘了口气，“可是，要是不困难，要你，要我，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？”他手抚胸前，喘息了几下，又向曾昭良靠近了些，压低的声音里透着关切，“同志！——你看见了，这里需要留下一个人。”

“是，需要。”曾昭良应了声，思索着这话里的意思。

那人伸手摸了摸曾昭良身上的衣服，然后摸着自己身上，又打量着周围的人。曾昭良明白了：他大概是想给我找一点御寒的东西。

但是警卫员连忙打开皮包，把纸和铅笔递过来。

那人笑了笑，拿起铅笔，向着手上哈了口热气，然后飞快地写着：“不要停下，继续前进！”

曾昭良完全明白了自己的任务。他庄严地立正，问道：“这命令是……”那人微微一笑，在命令的后面签上了三个大字。曾昭良看着这个所有红军战士都衷心敬爱的名字，浑身的血液都热起来了。

“是！周副主席！”曾昭良激动地接过命令，举手敬礼，并且庄严地复诵着：“不要停下，继续前进！”

“同志！”周副主席沉重地点了点头，“我们走的路，还很长很长。”他紧紧地握住了曾昭良的手，“好，你带走一批之后，把任务交给下一个同志。”

说罢，他搀起了小司号员，向前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又回过头来，关切地嘱咐道：“同志，记住！千万不能停下啊！”

风雪更紧了。

曾昭良紧握着命令，深情地望着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。在他的身后，在这千年积雪的雪山上，留下了一长串深深的脚印。

（本报缩写）

扫一扫，听『长征副刊』往期美文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1939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格外热闹。日军的疯狂进攻挡不住群众自力更生的干劲儿，边区各工厂生产出了煤、盐、棉布，还有织布机、弹花机甚至自制武器。

“首长夸咱的枪啦！”一名年轻的技工激动地跑来告诉老梁。老梁是边区为数不多的大学生，学的还是机械工程专业。

展览会现场，一位首长端起老梁他们造的步枪，拉动枪栓，做了一个瞄准动作，高兴地转过身去对身边的人说：终于使上咱们自己造的枪了！枪很好嘛，要创造条件多生产，支援前线！

这支枪诞生于延安城北的一个叫茶坊的小村庄，村里有家兵工厂。以现在眼光看，实则是间小作坊。

工厂内只有几部皮带车床，就连好用的锉刀都没几把，制造枪筒、节套、弹簧和拉膛线的设备都没有。可是，再难也得开工！

第一步从钢材开始。

锻工把从鬼子那里扒来的铁轨裁成一段段，劈开上翼做枪筒，腹板用来做步枪的零件和各种切削工具，下翼做刺刀。

“一轨多用，一点儿也不敢浪费。”老梁笑道。

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枪托的问题。

号称“枪托专家”的老冉用核桃木打磨枪托，匀称精美。加工成型的木头涂上淡黄色的涂装，有着陕北泥土的厚重感……

『无名式』

■马 龙

不过，工人们可顾不上欣赏自己的作品，他们急匆匆地跑进刘师傅的屋子，一脸委屈。

“老刘，有俩问题俺们实在是解决不了，都集中在枪管上。”

“那么长的钢枪管，咱们没有深孔加工的设备，车床车不出来。”

“就算车出来了，可是膛线咋办？咱也没有拉线机呐！”

工人们你一言、我一语，老刘沉默不语，静静听着。

老刘投奔延安前，是军阀兵工厂里的老师傅。他盯着洒在门口的一小块阳光，缓缓地点着一袋烟。

“这个问题，还是得咱们几个‘老家伙’出马是不是？”老刘扭头看了一眼老梁和钳工老孙。

“走！”老孙干脆利落地摆了摆手。

都说读书人手底下妙笔生花，但在老工人们那一双双粗糙的大手底下，钢铁也能生出花来！

他们先用手工抠出枪孔的轮廓，再把长的钢杆焊上刀头，加长的钻杆便可用来扩孔，然后锉刀锉，刮刀刮；所有工人一起上，一点一点用冷挤压的方式打磨枪管和膛线，手都不敢抖一下，做得枪管光滑规矩。

又是几个不眠之夜。

枪的主要零件都整齐地摆在了台案上，负责检验的师傅拿着样板和量具仔细地比划着。检验完了一遍，把所有零件都交到钳工老孙的手里。老孙开始总装……

早晨，阳光徐徐地爬进窑洞，响了整整一夜的机器，那一刻就像累坏了的老黄牛，带着沉重的喘息渐渐安静下来。

人们围着新枪，像簇拥着一个戴着大红花的战斗英雄。

老梁这时也站在旁边，看着满脸欣喜的人群，抄起一团棉纱擦了擦游标卡尺，沾着油污的脸放松下来。

“总算是把你鼓捣出来了！”

来到靶场试射，连珠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，靶板被打得稀烂。

兵工厂厂长把枪口还飘着白烟的新步枪高高举起，扯开了嗓门：“同志们！咱们延安第一枪造出来了！”

几秒钟的寂静后，欢呼的巨浪席卷而来，夹杂着还在回荡的枪声，在山谷中回响……

这支枪，他们自己还没摸个够、捂热乎，甚至还没取一个响当当的名号，就被拿去展览。因此只能简单地称它“无名式”马步枪。

因为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限制，抗战期间只生产出了几千支。虽然数量不算特别大，但受到了当时广大指战员的好评，体现了我军克服困难、自主创新的军工精神。

清风

■马 克

微记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尽管已转业多年，可当年许多战士的形象依然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。

通信中队文书列兵朱小亮，一副瘦高的身材，白皙的面孔，留着一个小平头，给人看上去不免稚气十足。可是，别小看这朱小亮。这不，入伍不到一年就在武警某总队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文章。

眼下政治处工作吃紧，急需一名报道员。于是，这个当兵刚满一年的新兵，背包一打，搬进了机关。

到政治处第一天，宣传股王干事交给他一项任务——校对一份关于警民共建的材料。

“这是向总队报送的材料，也是你来这第一天的任务！一定要认真、仔细。”王干事交代完，就匆匆地开会去了。

小朱打开档案袋，一眼被那份材料的标题吸引住了，这不是我们中队的事吗？咦，怎么内容又不像我们中队的事呢？材料的素材是几天前经我的手报给处里的呀。又看看那标题，没错！小朱皱了皱眉头，难道王干事忙中出错——小朱暗自庆幸。

为了认真、仔细地完成王干事交给自己的任务，他又骑上自行车赶回中队拿来了那份底稿。

眼下，虽然已进入了秋天，但楼外也好，楼里也好，都是闷热闷热的。办公室里那台老掉牙的空调吭哧吭哧地工作着，在“秋老虎”面前，仍然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在办公室坐定之后，他顾不得擦去一身汗水，便开始将王干事拟就的草稿上一项项活动、一处处数字，一丝不苟地校对起来。

“帮助街道办事处搞普法教育26次，这里多写了好几场。”

“帮助市园林局绿化大队修整草坪1500平方米，这里错写成了2500平方米。”

……

忙到太阳西斜，校正了几处错误。之后，又把材料打磨了好几遍。小朱总算松了口气。他又认真地翻看了两遍，直到确信数字无误，语句流畅，内容充实而层次分明，才感觉到心里泛起一种彻底完成任务的快感。

吃晚饭前，王干事回来了。

“小朱，材料搞出来了吗？”

“搞出来了。王干事，你那份材料里有差错。”

“什么？”王干事有点着急。

“材料里有些数字和我们中队报的那份底稿有出入。不过，你放心，我都帮你校正过来了。”小朱高兴地说。

看着小朱这个新兵那副天真而朴实的面孔和那一身汗津津的样子，王干事忽然觉得像有一股火焰在舔着自己的面颊一样。

片刻，王干事憋在肚子里的气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“噢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错了……”王干事像是对小朱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。

倏然，一阵清风从窗口吹进办公室来。顿时，小朱感觉到浑身那个爽呀！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